



写作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14-15

齐鲁晚报

2022年6月13日
星期一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 美编：陈明丽
□ 编辑：向平

【创作谈】

短篇小说的大作为

□王方晨

六年前，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拙作《老实街》，包括十一个短篇，因为都是发生在济南老实街的故事，所以仿照《米格尔街》《小城畸人》《去吧，摩西》那样赫赫有名的作品，也就取名为《老实街》。十一个短篇，如同一个物体的十一个刻面。它既是一部长篇，也是一部短篇小说集。

《老实街》的写作，让我产生了写好短篇小说的自觉，而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会以写短篇的形式写长篇。

这要归功于一个人。

再往前推几年，我发表了《大马士革剃刀》。虽然这个短篇一经发表，就好评如潮，但我并没有制定有关的写作计划。

因为这个短篇，我受到文学评论家、诗人何向阳女士的关注和热情鼓励。她敏锐地看到了“老实街”这一虚构的地理位置，可能包含丰富的文学价值，建议我把“老实街”写下去，“若写上个十二篇，就可以组成一部长篇”。后来，在我的创作研讨会上，她再次对我提出殷切的期望，你要“二十篇、三十篇”地去写。

经过四五年的努力，我完成了十一个老实街的故事，终于以内在的紧密联系和统一风格，构成了《老实街》这部长篇，让我有了备受文坛关注的代表性作品。

记得在一年冬天的文学活动上，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这样说过，“因为《老实街》，方晨如今可是‘炙手可热’。”当然，我从来都认为自己再普通不过。我只是一个不停奔走在文学道路上的中老年人，余生能让自己保持平常心态、远离可怕的精神焦灼，也就心满意足了。

《老实街》的得来，给了我非常宝贵的启示。短篇写作也可以有大作为。事实上，我听到不少来自文坛的反映，那篇《大马士革剃刀》拥有超过一些长篇的蕴含，不能简单视其为短篇。

再写短篇，我掌握住这一点：短篇“短”，但作家可以让短篇化小为大。

我继续把短篇往“大处”写。这跟篇幅长短无关。《凤栖梧》里的十二个短篇，就是我把短篇往大处写的成果。

意义，意义，意义！短篇“大”不“大”的决定性因素，无过于此。每当动笔，我都会暗暗告诫自己，注意“意义”！

那么，什么样的意义，才值得一个作家去绞尽脑汁呢？而意义又能附着在哪里？

我觉得，这十二个短篇给了回答。

就像《大马士革剃刀》不是仅写了一把刀，和因这把刀而起的两个老派中国人的交往，《报君知》也不是仅写了人和畜的情感。《大块伫立》是一个打铁的故事。精诚所至，铁匠造出了比父辈更优良的铁锅。《此刻天长》里的米旺，是一个痴迷于篆刻的农民。单单是痴迷吗？《到福祝去》里的康爷，赶着自己心爱的绿头鸭，走在绿色的田野上。前方，究竟什么在召唤他？《奔走的大玉》叙述了一个奔走

者的生活。他为什么要奔走？《安定的门》中的那扇柴门，在村民心目中屹立几十年，最终在历史的风雪中倒下。该倒？不该倒？

在此，我想多说几句。老北京有个安定门，中国作协的宿舍就在那一带。写《安定的门》，是为了纪念上世纪九十年代对我有过帮助的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一位老人家，并因她而在心中铭刻这个地址：“安定门外东河沿。”另外，我还为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写了篇纪念散文《天上的电话》，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

还有《育珠记》，一个人成长为好人的故事，揭示人性中善与恶的消长。

还有《微生细语》，一条老街巷里平凡人家的故事。就连一个家族，我也特意称之为“微生”。

这些小说，都在力求打开现实世界的拘囿，以达到更为阔达深远的艺术境界。我把小说往大处写，不管它们字数有限。实际上，它们最长也不超过一万五千字。

化小为大，体现了我的小说创作追求。它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唯有作品所能够包含的思想意蕴。所谓“微言大义”，可以作为写好短篇的一条“秘诀”。

《老实街》的写作，给我的另一个启示，则是对小说艺术的精益求精。

2017年，我在那篇老实街故事《歪脖子病不好治》的创作谈中写道：“一个成熟的作家，必然熟稔于意象的运用，而意象总是能够以少胜多的。”认为“作为作家，需要自觉地去维护文学特有的美感和品质，重视对文学意境的营造”，并把这种理念下的书写，命名为“俭省写作”。

这种“俭省写作”果然得到了读者认可。

俭省，也是要求精而又精。有篇古文夸人美，“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写作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具体的写作中，不说要完全做到，我也在竭力要求自己基本上做到，尽量不多写一个字，尽量用词准确，甚至不随便写下一个标点符号。

基于这样的要求，《凤栖梧》里的短篇也都呈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特征，比如写出神气、神韵、境界，语言凝练，等等。当然，实际上我所注重的，应该是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与形式，不着痕迹地转化为现代小说表现艺术。

我从来没有像近十年来一样，有一种融合现代表现艺术，书写中国化小说的自觉。在《歪脖子病不好治》的创作谈中，我把它视为个人小说创作的突破口。

《凤栖梧》中的十二个具有浓郁民情风俗、地域文化色彩的短篇故事，都是通过这样的深思熟虑而来，相信它们是我目前所发表的最好的短篇。从选材、立意，到表现手法，它们均能体现我的清晰明确的创作策略，我也因之更好地理解了短篇小说艺术的奥妙。

“化小为大”“以少胜多”，如何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取得大作为，这是《凤栖梧》的写作，给我带来的一点有益的思考。与诸君共勉。

【落英缤纷】

花 事

□张克奇

近些年来，突然就喜欢上了养花。

太珍贵的花不去养，一是没那个财力，二是没那个“金钢钻”。养的都是些普通的平民的花，耐活，也符合自己的身份。

天天开、马蹄莲、海棠都是向同事讨要的。其时正值花开烂漫，既悦目又赏心，活脱脱一个个含情美人。于是就动了心思，以一句“自古红颜为男儿”就讨了来。不但省却了栽植的麻烦，还省下了买花盆的钱，白吃白拿的感觉的确不错。不过拿人家的总是手短，以后人家有了什么事需要自己，也是讲究一个爽快的。

兰花也是揩了别人的油。那年年初听了人家的下音，说是同办公室的曾姐家里有几盆蝴蝶兰和花卉兰，等花开败了就拿到单位分给懂些花道的孙某，心中窃喜，不失时机地“预订”了几棵。并且早早地就从花卉市场买来了盆和土，一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样子。没想到不过几日，曾姐就把花拿了来，花还开着，有两个花蕾甚至还没完全绽放，分盆着实可惜。我心里摩拳擦掌，嘴上虚情假意一番，便一抢而光。事后才有人提醒我：你放俩空花盆在办公室里，不等于天天在催曾姐吗？我这才恍然大悟。

墨兰原本是潘姐的，我早就有些垂涎，但不好开口。去年春天里去沂山游玩，无意之中听几个游人议论说，这山上的松针腐殖土养墨兰、杜鹃最好，便立即想到了潘姐的那盆，于是急寻方便袋，装了些回来，立马要给那墨兰换土。潘姐善解人意，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喜爱，便大方地送与了我。我喜不自禁，如获至宝。有人就取笑我，说我平日里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一见了花，脑子就灵光了，实在是“花心”大大的。

映山红乃山野之物，却也成了我的盆中之景。周某家居山里，得知山下亲戚朋友有喜欢养花者，便于仲春时节提了轱辘上山，觅得几棵映山红，深刨细包，几经周折，托人捎下了山。我也有幸分得一株。时已傍晚，我不敢怠慢，正要急火火打的去买大花盆，恰得一同事慷慨相赠，一会儿功夫就给它安了营扎了寨。日后就担心着它能否服得了水土，它却月余便发出了嫩芽，蓬蓬勃勃地长了起来。

于集市上购得的橡皮树和发财树，一年四季都绿着，长得很旺盛，我只稍加修剪，就入了佳境。想这映山红、橡皮树和发财树，原本是长在大自然里的，属于一种野性的无拘无束，如今被移植进了花盆里，受了限制，不得不收缩了手脚。好在它们都知道随遇而安，依然郁郁葱葱着，即使在方寸之域也长成了各自的景致。

两株梅花是花了一点大价钱的，很大程度上是喜欢极了它们的桩子，一棵似巨龙昂首，一棵如雄鹰展翅，虽然不算大，却都颇具姿态。我是一个胆小懦弱之人，却日日羡慕着那些有气势的东西，这“巨龙”和“雄鹰”，正好弥合了我的心理需求，时常让我生出些豪壮。

值得一提的还有那株四季桂。那盆里原是长着一棵金桂，一个拐弯亲戚郭赠予的，着实凝聚了一些情分。那天在郭家喝了酒，他执意送我盆花，我醉眼蒙眬地挑来选去，偏偏就相中了这株金桂。郭取笑我没眼光，满院子的花草，就它最不起眼。我却自有主意：花还是自己养大的好。

楼上养花缺少地气，实在是不行。尽管我对这盆桂花照料得有权有眼的，可到了第二年春天，它竟然一片一片地把叶子落了个精光，枝子也渐渐地干枯了。起初我还不死心，盼望着有朝一日它能起死回生，给我一个惊喜。又过了两个月，我便对它彻底绝望了。盆子放在阳台上碍手碍脚，我就把它捎到了单位，扔在了草坪里，寻思着得空重新栽上棵别的。可懒一日复懒一日，几个月过去了也没再去动它一指头。到了秋天，门卫老李第一个发现我的金桂竟然又发出了嫩芽。我半信半疑地一看，心里立马惊讶得不行，随即又有些泄气：就那么一根瘦瘦的小芽，还能成了气候？小细芽似乎偏不服气我的小瞧，竟然憋着劲长开了。失而复得，我如获至宝，不敢大意，特地委托了养花经验丰富的老王代养着。

眼看着死而复生的桂花一日日地旺盛起来，我乐不可支。人人都知道我是个懒人，却没想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懒出了惊喜，便很有一些懒的资本了。可它竟然在去年夏天里被人偷了，只剩了一个空花盆。我懊恼极了，悔不该把它放在显眼处，并在心里把那个偷花贼骂了个祖宗朝天，饭都没心思吃。突然间又想开了：偷花贼之所以要偷我的花，说明我的花还是不错的，我的爱惜也是值得的。他肯违背自己的道德良心将花偷了去，一定是十分喜欢的，也一定会好好养它的。也许，他养得比我要好。他养得再好，也只是近观了其形，近闻了其香，满足了眼鼻的享受罢了。从根本上说，那花依然是属于我的，他操劳一番，也不过是为我代养而已。这样一想，心里就有了阿Q式的释然。空着的花盆咋办？我赶紧去花市上买了一棵与原来那株形态相似的四季桂栽上。

在我心里，这一棵是那一株的姊妹呢。